



# 鲜红的太阳永不落

■ 水利系 水工 82 | 钱勇

## 犹记当年毕业时

毕业了，各分东西了，每一个人都在交代自己的去向，自己的志向，工作单位的性质，说了一遍又一遍，遇到一个人，就说一遍。

老朱（文汇）说起来的时候，一脸得色：“我跟他们谈好了，就又拉上李伟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去。”

小彭（俊涛）也很开心：“他们听说我没有留京名额，就说我们去找校长。校长说没有，他们说没有关系，你先回去，我们去调你。”

李旻早就定下来了，李英早回去给他打前站了。后来，他们生的小孩，叫京澎。他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笑逐颜开。

潘江洋和周跃飞，也很稳当：“你们谁要去我们那儿，我给你们说。”

……

汪刚呢？他是北京人，是我们第一任班长。他没有那么多的外地情怀，可是他却是最富离情的人。买了一卷一卷的柯达胶卷，拉上大家，逛遍了校园，一个景点一个景点地拍。到了最后，才发现胶卷买得太多了。到了校医院附近的一个反视镜处，我说：“这不是黑豹的那个照片吗？我们对着这个拍。”于是，一张胶片就这样“浪费”掉了。

毕业之后，我最常想起的，就是汪刚了。我去苏州工作的时候，

行李递送到了工作单位。七八月间的苏州，空气里都是水，衣服放久了也会发霉。但是，那个上了蜡的纸箱里的书，却一直安然无恙。这纸箱，是汪刚不知从哪个地方要来的。以后，我每拿一本书出来，就会念叨他一回。想到他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问：“你们要多少箱子？我统计好，让他们送来。”那两只箱子，我用了很多年，直到老鼠把它们咬出了洞。

毕业后，我是那样地怀念我的同学们。

## 五年的学习生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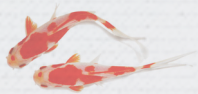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想来，大学五年的学习，真是很苦。所有的老师都那么厉害，没有他们回答不上来的题目。他们最绝的一招，在我看来，就是：他们似乎有特异功能——能够知道我们不懂的地方究竟在哪里。这就弄得大家把全部时间都扑在专业学习上。英语考试就成了最大的难点。记得有一年暑假，老三抱回来一大堆书，我去看他，他居然在看“初三英语”。他说：“其实，这个还是很好的，学得快。”我后来总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：“你们看，清华的学生，就是这样。每当他们遇到挫折，他们总是会从头开始，而且充满了斗志！”

老郭（志松，大傻）学英语的

劲头是别人不能比的。他的收音机是最好的，每天都会听“美国之音”，而且，一定听着听着就会睡着了。二狗（丁健）就会接力地听下去，一直听到早上：“他是让我们来听。”猴子（徐曦）跟在后面哈哈地笑：“又听了一夜。”老赵（江伟）也会来一句：“他自己也不听。”不管怎样，他们宿舍一直没有改进过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一群青年就用这样的方式学习、生活、睡觉。

说起学习，最没有悬念的，就是寇儿（晓东）和老介（玉新）。寇儿是永远的第一名，永远的一等奖。老师在念获奖者名单时，几乎无一例外地读成“寇晓东”，然后，我们每个人就对着寇儿重复一遍，而寇儿也总笑嘻嘻地来一句“什么眼神，又念错了，这些老师！”至于老介，也不必说，他是能把所有的经验数据都记得的人。这很要命，他能知道某个经验系数在“零点几”与“零点几”之间。

孙老头（雪峰）是弹着吉它学习的。我一直怀疑他的面前放着两本书，一本是专业书，一本是吉它书。也许他能把专业书翻译成吉它指法，所以，他后来才去做了研究生。至今我都记得毕业答辩之前，他告诉我：“地震应力的分布，老师可能会问的。”果然我就被问到了这一题，而这一题是我答得最从容不迫的。



老朱（文汇）的理解能力别有一功，譬如，他能把“石子级配标准”记得很细致，尤其是“不能长而细”这种。

大学的学习，真是一件刻骨铭心的事啊。多年之后，大家说着说着，还是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。李旸感慨地说“我是一个应试型选手，即时的记忆能力超过大家”，老三会说“有一天夜里我突然醒了，跟老婆说，我怎么也想不到‘肉’这个单词是什么了”，老介会笑呵呵地说“我问你 ML 是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会说 make love！不是，是‘毫升’”。

### 我们班的两个女生

老五（吴翠华）和老六（刘梦伶），是我们班的两个女生。她们一个是班长，一个是团支部书记。其他二十八个人，都服从她们的领导。

可她们却是住在新斋的，我们住在十三号楼，所以，她们只能遥遥地领导。

她们一点不知道男生这里的情况，譬如是不是有人打扑克、打麻将，是不是有人打架了。她们连小光头（潘江洋）在楼道里大喊“猴子，你给我出来”这样的事，都不知道。

王清友老师，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他没有办法从这两个最高的班干部身上了解到同学的任何一丝情况。不过，王老师真是很好，他开明得很，他并不推翻大家的一致选择。他选择了另一种做法：经常来男生宿舍看望大家，这也是我们会觉得王老师跟我们很亲的原因。

刘梦伶是学俄语的。拉吉夫·甘地来清华演讲，我们一起去听，她

出场的时候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就听懂了两个词，thank you!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她一脸灿烂的笑容。八九年五月份，我们在主楼集会之后，她跟一位苏联大使馆的人，哇啦哇啦地讲了很久，这一次，她依然是一脸灿烂的笑容。她的耳朵很灵。在黑豹流行的时候，她在食堂里吃完了之后，就坐着听歌。

吴翠华很喜欢拍照片，杨威给她拍的那张照片，真正体现了她

的美。一身红妆站在雪地里，靠着树。不过，杨威说：“那天，为了拍这张照，冷死我了。”现在想来，真是令人心生喜欢。也只有在大学时光里，才有这样对美热烈的追求。

### 那时，我们这样认识

孙雪峰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，他做事最正式，最仪式。他跟倪老师打招呼时，说的是：“老师，您贵姓？”听了这句话，倪老师马上也很





正式地回道：“免贵，姓倪！”最职业的是老蔡（新华）。刚到学校时，我们宿舍有一副象棋，我们几个成天乱杀一气，老蔡循声而来，结果发现我们都是臭棋篓子。于是，自然地，老蔡的宿舍就成了“棋牌室”。老蔡还教会了我们拱猪，刘永佩、潘江洋、周岳飞、赵江伟，全成了最好的牌友。李岳军还来学象棋，结果输了一次东道。

至于老孔（友南）的宿舍，他们当时的名字叫“净土”，字是我写的。说起这个写字，也很好玩。当年，有一个妇女，在新生入学的时候，拿着自己写的字，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卖，说：“不为赚钱，只为传名。”到大四的时候，田海就很生气了，说：“她就是个骗子，就是来这儿骗新生的钱。”在我印象中，斯文的田海是呵斥过那个“骗子”的。但我总认为，这件事，应该是老四（游海）才敢做的。

阿牛（黄军生）的宿舍，最富组织性，因为他是我们团支部的组

织委员。每一次收团费，他可能是最苦恼的了，都得追着我们缴费。他经常遇到“等等，我现在没钱”的情况，所以，他总是会说：“没钱？你桌上的一毛饭票，我拿走了！”老张（正红）天天练字，写得真的是很好。他后来的测量实习的制图，就被学校存档保留了。小彭的制图能力最强，幸亏了他，我的《材料力学》才过了关。

老二（陈学军）的宿舍跟“狼窝”有关，他们宿舍名字叫“饿狼帮”。游海天天练肌肉，老二天天练“国标”，老三（王定国）天天去踢球，还有王志东，天天练悄无声息的功。这些狼都是最彪悍的。老三喝醉了钻到草丛里的情景，是老二他们十多年来不变的聊天主题。

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是否还记得入学时新水利馆门口的标语吗：欢迎你们，未来的工程师。还记得大礼堂看世界杯吗？还记得13号楼4楼电视经常不见了，那是被我们搬进宿舍打游戏吗？还记得水利系

八八级篮球、足球等各种比赛吗？还记得野山坡全班旅游吗？还记得熄灯后孙雪峰的吉他声与游海的练哑铃声相和吗？有谁记得钱勇的文采和牛为民的《夜女》？有谁记得徐曦的假牙到底丢在哪儿了？……那都是我们逝去的青春啊！

### 同学友谊，地久天长

毕业之后，我们就各奔东西了。但是，友谊却永远地存留了下来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只要想起当地有一个自己的同学，就会自然地去找他、见他、跟他一起喝酒，聊天，聊一个通宵，像大学里一样。

我跟老三（王定国）就是这样的。毕业多年之后，他来上海出差，喝醉了，几乎是躺在宾馆楼道里等我。我拉他的时候，他嘴里说：“别拖我，我在等我的兄弟呢！”于是，一夜听他讲同学之间的新鲜事，从老牛（为民）的农场，到杨威的工厂，到李旻和王志东的斗酒，到老寇儿的硕博连读……时间和空间错乱了，也没有关系，只要是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兄弟。

记得百年校庆的时候，我坐高铁去北京，列车早晨7:00到站，我告诉了老二（陈学军），老二说：“没事！我来接。”第二天，他五点钟就起来了，为的就是要接到我。

1988年，我们拖着行李，走出北京站，走向清华新生接待站的时候；我们乘坐着校车，在大礼堂下车的时候；我们高年级的师兄们用板车拖着我们进13号楼的时候，听到的也是这句话：“终于接到你了！”

水工八二，同学真情，地久天长！